

我不知道~~~~李家同

~~我不知道~李家同／聯合報

他永遠是個醜小鴨，因為他知道他其實對很多事情是弄不清楚的。所以他會毫不猶豫地說「我不知道」……

我的教書生涯中，碰到了各式各樣的學生，其中兩位比較特別。張同學是資優班出身，從小就聰明得不得了，任何學問一學就會，念建中的時候，已經會自己寫編譯器；而陳同學沒有這麼厲害，事實上他來自一所比較不有名的中學。

因為張同學帶著資優生的光環，他必須隨時隨地要別人知道他是很厲害的，你無論問他什麼問題，他差不多都會回答，我這一輩子就沒有聽他回答說他不知道答案的。陳同學正好相反，他很少講話，而且他對問題的回答往往令人失望：他會說我不知道。不僅如此，他也特別會在課後來問問題，每次問題都是相當基本的，但這些問題都往往使教授們一時答不出來，必須回家想一想才能回答。陳同學很少問問題。如果問，一定是非常艱難的問題。

他們都拿到了博士。張同學因為在校內成績特別好而得到了美國大學的獎學金，一帆風順拿到了博士學位。畢業以後，他雖然未能得到美國頂尖大學的教職，但也在一所中等的大學教書。但是，不知何故，他的教書生涯並不如他的求學生涯如此順利，他的升等也曾遭遇一些麻煩。而且他的研究始終未能特別傑出。對他而言，這實在很嚴重。有一陣子，他得到了憂鬱症。還好他的太太對他非常好，他又及時地接受了宗教信仰，情形才穩定下來。他在美國是生存了下來，但是也只是生存而已，談不上有什麼好的成就。

陳同學正好相反，他在台灣念博士班。拿到了博士以後，也是進入一所中等的大學。沒有想到的是他一直在研究上大放異彩。得到了好多重要的獎項，大家都喜歡聽他的學術演講，他的國際聲望也直線上昇。有好幾次，他是國際著名學術研討會的主題演講人，也應邀成為好幾個重要學術期刊的編輯。

我是陳同學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，他有如此的聲望，我當然也沾了光。有時我覺得我實在應該好好感激這位高足。前些日子，我和好友洪教授談起我們這位著名的高足，不禁有點好奇，不懂他為何忽然變得如此傑

出。我們兩個老頭子，都快退休了。平時飽食終日，無所事事。所以有一天，我們決定輕裝簡從，到陳同學教書的地方去找他。

陳同學教書的地方好遠，可是校園極大，附近好多風景區，我們摸進了學校，也摸進了陳教授上課的教室，我們悄悄走進了教室，當然引起了一陣騷動，每一位同學都回過頭來看我們這兩位老頭子。陳教授趕快告訴大家，說我們是他的老師，因此是同學們的太老師，他叫同學不要回頭看，應該乖乖地聽他講課。

陳教授講什麼，我們一個字也聽不懂，好不容易挨到下課，以為可以和陳同學話舊了。卻又碰到三位不識相的學生來問問題。前兩位陳教授回答得很順利。第三位的問題顯得出乎陳教授的意料之外，他的回答又快又簡單，他說「我不知道」，他當時的表情是我非常熟悉的一副困惑的表情。問問題的同學，對於「我不知道」這個回答絲毫不感到失望。他反而顯得非常高興，滿臉興奮，離去的時候還在吹口哨。

中午，我們的高足請我們兩位恩師吃午飯，大家聊得很快樂。回家的時候，有一位同學要搭便車，這位同學就是那位問了陳教授無法回答的問題的人，他是陳教授的博士班學生。他講了好多我們高足的故事。

他說陳教授每次回答「我不知道」，同學們就會很高興，因為只要陳教授說他不知道，他一定要設法找一個答案，而由於陳教授一定要徹底找到答案，他們知道他們這個研究群又找到了一座金礦，通常他們一定會有很好的研究題目，也會做出很好的研究結果來。難怪每次陳教授說「我不知道」，研究生就很快樂。

那位同學還告訴我們陳教授的另一特色，陳教授是一位非常徹底的人。很多教授會引用一個定理，但懶得弄清楚這個定理是如何證明的。陳教授則不然，他一定將這個定理的來龍去脈弄得一清二楚。如果有一點小問題仍使陳教授困惑，他會和其他教授與同學討論，直到他完全弄懂為止。所以當陳教授說我不知道的時候，也許他已懂了百分之九十九，因為他仍然對一些細節不清楚，他就不會說他已懂了。陳教授雖然平時對學生很和善，但是不能容忍學生沒有搞懂就說已經懂了。如果有同學想蒙混過關，而最終被陳教授發現，都會被罵。陳教授常常提醒學生，不懂某一點沒有關係的，不懂而又裝懂，最不可原諒。

我們一直好奇，為什麼陳教授能成為飽學之士？其實這完全因為他天生就是一個謙虛的人，他承認他的無知，但是又肯做學問，一開始，他的

確是醜小鴨，但是謙虛和他的認真，使他成為天鵝。我們都知道我們的這位高足不是最聰明的人。直到現在，大家都說他學問好，但是從來沒有人說他「聰明」。

也就因為陳教授知道他自己不聰明，所以他一天到晚請教別人，很多教授都有和陳教授討論的經驗。而陳教授最特殊的一點是，他常常請教研究生，有一次，陳教授在電話中和一位南部的研究生談了很久，仍然不得要領，最後，陳教授只好親自開車去找那位研究生，總算將問題弄明白了，一直到現在，那位研究生仍有受寵若驚的感覺。

我的同事有一天在校內接待一批來校訪問的資優學生，中午吃飯的時候，同事和一位資優生聊天，發現有一位資優生老是搶著回答問題，我的同事問他時間何時開始的，他有一套說法；同事問他宇宙什麼樣子呢，他當然也知道，照他講，宇宙有點像一個甜甜圈，但好像是個無邊無際的甜甜圈。同事又問他宇宙以外是什麼，他也有一套說法。最後我的同事說他本人完全不懂這些答案。那位聰明的資優學生表示有點吃驚。因為他早就知道這些答案了，為何一位老教授反而不懂。

我的同學恨不得告訴那些資優生，要成功必須先承認自己是個醜小鴨，可是這怎麼可能呢？人家已經是公認的天鵝了。

今天早上，我得知我的高足陳教授又得了一個獎項，像他這種人，既不太聰明，卻有如此好的成就，真是特別。看來學術界比他聰明的人多得是，為什麼沒有人比得過他？答案是：陳教授雖然已是公認的天鵝，他卻一點感覺也沒有，對他來說，他永遠是個醜小鴨，因為他知道他其實對很多事情是弄不清楚的。所以他會毫不猶豫地說「我不知道」。對很多學者來說，這句話是不太容易說出來的。我們都要以天鵝的姿態在公眾面前出現，可是觀眾心知肚明，他們知道我們不是天鵝，只是不好意思講出來而已。